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一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宋高宗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

癸亥朱子十四歲

丁父韋齋先生憂初稟學於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乙丑朱子十六歲

嘗言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勵奮發

丙寅朱子十七歲

嘗言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 楊道夫錄

己巳朱子二十歲

嘗言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 葉賀孫錄

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今大雅錄

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 錢木之錄

朱子二十歲前讀孟子觀上蔡語錄費多少辛苦工夫窮究聖學雖有留心於禪處而希聖之心發端已大不同

此三年所紀五段皆後日語預序於此如年譜例

癸酉朱子二十四歲

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按年譜云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

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懸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言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理熹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玩此則朱子自見李先生後深究聖賢言語而實體之是第一大關道無他元妙日用間著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數語朱子始聞在此後來得力在此下文載延平答問中讀論孟玩心理之說入手用功已與象山大不同矣學蔀通辨以朱子此時學禪同陸豈知朱

子者哉

乙亥朱子二十六歲

同安縣學宮書記後云凡九百八十五卷與諸生議所以

親藏守視出內晾暴之禁戒以幸教此縣之人

按此篇記於紹興二十五年正朱子聚經籍與同安學

者共爲窮經之實功也

丁丑朱子二十八歲

六月二十六日李先生書云承諭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

好學之篤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

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

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更望勉之

戊寅朱子二十九歲

李先生書云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彊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夫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一庶幾灑落爾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

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朱子存齋記畧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也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朱子學禪止在少年自見李先生後尚未能透徹心理如存齋記亦非學禪如象山也通辨云專說求心見心

全與禪陸合大失之矣特朱子此時見理未透工夫未到耳若云禪學何能一二年後即覺其非而力闢之乎且戊寅質問延平甚多正與存齋記同時皆是窮究語孟實學存之之道數語即用力於延平所謂持敬涵養而未融釋豈眞求心而遺理哉通辨與禪陸合之言不知朱子之甚者也宗朱子者反以爲然何不詳考朱子進德之實而隨聲附和若此故不得不力辨之

乙卯朱子三十歲

三月作謝上蔡語錄後序略云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

涊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即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於今更無進步處常竊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語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纖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摩切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

老邁爲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來又不知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爲往來月十日事疑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李先生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李先生書云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卻如何須喫緊理會

這裏始得某艱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卻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爲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尙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聲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

體處來諭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溟溟涬涬疑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是如此類窒礙更望思索它日熟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灑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李先生書云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逈然別也

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來諭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說
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李先生書云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
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
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
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卽勞攘爾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
卽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第一書辨釋氏也第二書云理會分殊第三書云用處
脗合第四書云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爍道理油
然而生總是教朱子體認本體理會用處必體用無間

方是眞功夫第五書言理會心與氣又不可分別勞攘
正要會得一體流浹處朱子早年便聞此切要著實語
所以後來見地甚高

辛巳朱子三十二歲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
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
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
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
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李先生曰太極
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

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

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

玩此段知朱子潛心太極所由來也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動靜闔闢只是此理一貫人物上推只是此理見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皆天理自然也若喜怒哀樂就人身上推尋不得不異者不盡是天理自然與太極動而生陽有不相似處所以不得將動而生陽作已發看也到得見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總是天理自然所以不可作兩節看也末言不遠復無間

斷並功夫都說了究竟只就此理上皆收攝來人功盡而天理全也此旨甚微非十分透徹終無歸宿朱子後來體驗極精故言聖人不是閒動靜又言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深契此旨矣

五月二十六日李先生書云某村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窘束為人事所牽間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昃之離理應如此爾

李先生書云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

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効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八月七日李先生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頹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歸

語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
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中一書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數語實有用功曲折
方能到得朱子教人讀書當深潛縝密皆本於此前後
二書就境上實打疊朱子壁立萬仞百折不回得力於
此○後一書首行辛巳二字原本錯在壬午今改正

壬午朱子三十三歲

四月二十二日李先生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
草衣木食苟度此歲月爲可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
學問爲庶幾爾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

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覺之効更在勉之

五月十四日李先生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著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

六月十一日李先生書云承諭仁一字條陳所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惟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

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淵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

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卻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卻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細玩此書知朱子功夫皆淵源於此朱子嘗言論語只

說功夫不說仁體能用功夫仁體自見卽李先生知所以用心則人欲沉天理見之謂也朱子大學或問孟子集註辨人物理同氣異氣同理異甚詳卽李先生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禽獸得偏之謂也至於理一分殊之說朱子以理一是仁在本源上看分殊是義在推行上看自李先生言之本源上分殊須下工夫於此透徹方是本源體用兼舉處看來天理本源原是如此周子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程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周程分明說在這裏李先生特地提醒乃知人心只是仁義是

主千變萬化道理皆在其中如辭受去就凡不可受不可就者本源處原是不可受不可就一切可否輕重厚薄本來原有合宜的只患不知所以格物致知不可忽也朱子特重格致要使心地了了於本源分殊處無毫髮蒙混方不虧了仁義本體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不待推行始是義其得於李先生之教深矣

李先生書云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唯儉德避難更加韜晦爲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於用處尋討凡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此

語可時時經心也

七月二十一日李先生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爲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他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佽助爲世事淟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頹惰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

李先生處境遇煞用力學者當著眼暮年涵養深純猶

借資於朱子朋友之益豈淺鮮哉

李先生書云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

朱子二十歲前玩上蔡語錄甚有味李先生即以是立教針芥之契微矣

朱子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復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萬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賸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

處

但氣有淸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只是此意也先生勾斷批云以上大概得之它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

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事乎此之謂也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

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勾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李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於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卽於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卽上作工夫學

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玩此一段朱子窮理之精李先生指示之密皆可見矣仁之爲仁人得其正物得其偏故有知與不知之分就此體究伊川龜山之意方顯明透闢知字關頭便是人禽之別朱子推測到此自然切實用功也理一分殊朱子看到未發處原是如此又看到發用處該攝本體又看到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文理密察各有定

體直歸到本然仁義其入微處從天性源頭窮格非江西家能及也李先生又教以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又教以於日用事上下工夫庶可漸合爲己物而引謝上蔡一段以證之蓋吾道不比釋氏旣窮理見得本體只是仁義包括人道已盡便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兼體用下工夫方得內外合一此李先生以伊川龜山嫡傳示朱子之意至今如見者也澴向玩此亦嘗依之以行只是難得合爲己物後閱朱子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所云日用本領工夫亦必以是爲本之說而力行之始信朱子發明親切而益悟李先生兼

體用下工夫之訓原來如此的確苟非朱子於心性仁義之本窮究精詳亦引不出李先生此語非朱子後來疑悟之深亦發不出李先生兼體用下工夫有如此次第之可循而行也有志於道者尙潛心體驗焉○李先生尋常於靜處三句說透學者病痛日用處便下工夫是鬧靜合一秘訣

朱子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

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爲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如何李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

得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髣髴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朱子體驗養氣已是反身切己用功李先生分曉路陌

之語尤精微養氣端緒須從知言處下工夫旨哉斯言
也知言即窮理不從窮理入雖心與氣合非浩然氣象
陽明一派學者喜言靜坐收斂以朱子格物窮理爲狥
外雖能收斂非大學之知止定靜安慮得勢必偏重一
邊即不入禪亦是虛寂一派究於性理半明半暗有許
多強制遏捺處不遵朱子窮究體驗仁義禮智渾然燦
然之性斷不能認取心氣合時不偏不倚氣象用工夫
者自知之

朱子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
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卻自然有畏

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眞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有自然秉彜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爲如何李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

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朱子體驗鬼神直從秉彝之性存主處透出即李先生所謂令學者有入頭處之意也至於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收入體究有會心處方是云者朱子數十年窮理工夫實本此語蓋天地間妙用日生日斂無有窮盡此便是鬼神若不理會天地間妙用只認鬼神是人心所爲許多病痛皆從此出大失此章鬼神全理故須從

太極陰陽動靜五行消息人物變化一總看來方知鬼
神是無方無體而秉彝存主是統會處愈不可須臾離
也
李先生書云韜晦一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
定不能如此遇事輙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
韜晦一事是李先生儉德自守學力朱子雖仕亦是此
意
秋八月朱子應詔上封事略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
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
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又曰程顥與弟頤皆以大學篇乃孔氏遺書願陛下留意此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於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蹟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其所至豈臣所能量哉又曰今日之計在修攘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

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

此篇朱子告孝宗者在去詞華虛無之見尊意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不講和用忠賢以成中興之業而讀大學段尤其喫緊處借孝宗之不振也

十月朔日李先生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乍喧乍靜乍明乍暗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乍喧乍靜乍明乍暗朱子三十三歲尚如此此固見用功之難亦是必歷境候過得此關方踏實地善學者斷不可稍見影響便謂已是盡不見未熟終身不熟矣可懼哉

癸未朱子三十四歲

五月二十三日李先生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就舉兼體用下工夫一語是存養體驗要緊處須參朱子所云日用本領工夫亦必以是爲本等語實實下手去做自有貫通處

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卽於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求

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者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中示報爲望

玩此段須事事克己必所存者神方能所過者化靜時動時無一刻不存神存之之久且熟則所過者可漸漸化矣

按朱子事李先生十年往來書問於要緊處切實言之如養氣鬼神仁義理一分殊等奧旨究極底裏不作尋常依文逐句解說專令於日用下工夫四方八面盡收入來體究皆朱子所身體而心會之者是以此十年間用力於格物總是反身收心初非泛泛求之事物者也惟於未發氣象及肫肫淵淵浩浩就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之義未徹故李先生沒一二年間思透此旨與

南軒講究其微從遺書參透其妙而有得焉此朱子聖學顯然次第而宗朱子者不獨於透未發處不加發明即從李先生切己格物如心理氣合一秉彝存主本源理一本源分殊之說其中條理脈絡親切要妙處亦少探本尋源之論如是而謂能明朱子聖學豈其然哉愚竊憂之備錄答問數十條則知朱子下手功夫切實不涉虛元異於陸氏者於此分其途諸儒議朱子格物猶外者於此辨其謬要在玩味而自得之非筆舌所能悉也

按朱子與李先生講論仁義誠敬分晰精微何嘗不求

諸心又何嘗儱侗專事求心耶又何嘗同於空虛耶通

辨乃云與陸合大不然矣

答許順之書云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

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

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

以自咎耳

此書通辨載在朱子四十一歲後且云朱子初年學專

說心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一副當高奇新妙

之說非也按此書作於癸未書中云伯崇得去年書問

論語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又云子韶之說

直截不是正理是時李先生尙在安得謂四十一以後乎所謂從前相聚者指三十以前所謂高奇新妙之說者指三十以前所言非指答何叔京書也癸未已悟禪學于韶之非豈至四十後方悟乎○朱子又答許順之云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此書亦係三十四以前語朱子與順之闢佛書不一不應至四十以後始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也試閱四十以後書其闢佛處絕無一宛轉語通辨亦大誤矣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於外學以遂其初不可得矣

此書作於隆興元年癸未與答許順之從前相聚一書同時其云求之切至即少年學佛也先生君子之教即李先生也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即奉李先生教而自安也此書末云和戰之說一段按孝宗元年李顯忠

邵宏淵兵敗於宿州與金人議和而朱子論此甚詳其爲癸未無疑且此書中段所載上蔡文定之言以闢佛者語意亦宛轉誠如所謂方覺其非者若甲申答李伯諫諸書則明白嚴厲以痛斥之通辨乃序之庚寅何不詳考也

甲申朱子三十五歲

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

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又答李伯諫書云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小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

用力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卻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爲重若眞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

甲申朱子答伯諫書凡十六雖非一時然亦不違其關

佛甚力不復如前之宛轉矣通辨泥答薛士龍馳心空妙二十餘年之語遂云中年始覺其非若細考答伯諫諸書闢佛如此之力根株枝葉之辨如此之精則自不爲此言矣通辨知尊朱子而舛謬至此學者宜詳審焉

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此詩通辨序之庚寅且云朱子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又云禪學近似亂眞能陷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

象山何怪焉亦考之未詳矣按年譜甲申困學恐聞成

因以名其燕坐之室而有是詩第二首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恐未能是從書學返之言行明有據矣安得序於四十後而以爲朱陸早同之證乎

朱子自見李先生後同安官餘反覆其說已知其不我欺漸漸看出釋氏破綻及癸未甲申深識其非而力闢之是又一大關

乙酉朱子三十六歲

丙戌朱子三十七歲

答何叔京云某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議論逾月甚覺有益所憾者不得就正高明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

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
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
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恩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
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
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有所
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
如初無所睹此無他蓋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
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其
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迨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

之久汨沒浸潰今則兀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
問及之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
玩書中語意自是甲申李先生沒後未遇南軒先生前
筆
此書大旨當與中和舊說序參看朱子當甲申後未發
氣象未了然於中屢有孤負此翁之語殆爲此也雖自
云當時貪聽講論竊好章句然其格物窮理省心制行
之功何嘗有一刻疎忽旣用功於身心矣又云未達又
云孤負教育者何也蓋朱子從事胡劉李四先生之門
至甲申凡二十餘年講論章句格物窮理其知已造於

高明省心制行刻不踈忽其體已詣乎正大獨心性源流之故存亡動靜之微未見得大本在此未得大本安穩在此囘思李先生未發氣象之教不禁爽然自失所以已丑未悟之前有答何叔京諸書已丑既悟之後有中和舊說序答林擇之書再三闡明此旨而此一書乃其發端之最先者也玩非卓然眞見二句朱子原不以閒見揣度之知爲足據故急於眞見道體之全自此以往有多少曲折在稼書先生但云此書恐尙未是朱子定論而已夫未是定論固也然不明其用功始末屢進親切之詣只以未定了之竊慮朱子體會未發氣象而

無諸儒之偏者其中所以然之故終隱晦而不顯著也

豈細故哉敢據鄙見依年細考以發明之未知有當否

又答何叔京云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釋一章之中文句義意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愜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

玩此書則知答叔京所云不守書冊泥語言者正欲默

識心契未發已發之幾非如世之專事心學淸淨自守之謂乎湖謂此書非晚年是矣但以爲與孤陋如昨書同爲未定則不見朱子聖學次序耳

按朱子進學次序皆本延平如此書所云一一究之各有下落卽延平答問中所辨論語春秋義理毫不儱侗含糊者也此書所云不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卽答問中所謂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不然只是說惟於日用處下工夫庶幾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之意也默識心契卽尊德性居敬之功各有下落卽道問學致知之功朱子終身學力總不出此但此時尙未悟未發之中

而讀書窮理涵養本原未得打成一片是以追思教誨
與張何林范諸君子日相切劘親切著力正是根本工
夫上承程門在此不同象山在此不獨各有下落象山
無此一層卽默識未發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絕非象
山所及宗朱子者豈可使朱子與諸賢窮究體驗本原
處一概抹殺以爲在出入佛老之時耶學者細讀此等
書平心而觀之豈有一語涉於佛老同於象山而曲爲
忌諱耶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云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
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旣少又皆頗有分職者以此不得專

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經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樸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舉柯翰狀云照對縣學見鈌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為務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鍾戸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云今執事之涖事數月矣

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蓋熹聞之天子憐憫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奇羸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其事媕阿莫

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爲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與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詿誤朝廷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

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繫治撻擊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知之耳一有言

為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
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
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
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
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所容
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
南徼外巴賨邛莋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
按此三篇皆任同安事未詳何年故附於首卷末
朱子自見延平後即事即政直透心理其教士愛民懇
摯之情藹然流於行墨間此正是就日用著實做工夫

也

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 潘時舉錄

又曰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 王過錄

按舉錄在癸丑過錄在甲寅皆敘同安時政故列於前
以見朱子初仕之有綱紀也

丁亥朱子三十八歲

訪張敬夫於長沙

按年譜載丁亥往長沙朱子與南軒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殆因未發之旨未透急於往見講論如此玩前與何叔京書後作中和舊說序自知長沙之行己丑之悟是朱子聖學要緊處也

按語類一百三卷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是朱子遇南軒於臨安在癸未

十月

與曹晉叔云某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辭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

按共父言事正在丁亥朱子因未透未發之旨聞欽夫

有得於胡氏之學不憚跋涉往來共講明印證好學眞切如此所以一二年間恍然有得通辨以爲同於陸學其亦何所據耶

奉酬敬夫贈言並以爲別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呑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其無斁此語期相敦

此朱子別南軒先生於櫧州第二詩也中和舊說序云

欽夫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退而沉思殆忘寢食數
語與此詩互相發明其要在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十二句只於發處見本根故從察識端倪下手耳朱子
未遇南軒先生格致必入其奧身心不懈其防但未知
未發何如太極何如千聖之源何如及與講論沉思乃
悟酬酢語默莫非已發而未發本根自在蓋南軒先生
得力原從端倪處保積所以朱子亦於此驗未發也其
送朱子詩云妙質貴强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
用豈周流此亦可知兩賢所講論者矣南軒先生送張
深道詩云艮知本易直天機驗所起涵濡自日新日新

乃無豫聖學非空言要領故在此此詩年月雖不可考玩天機驗所起與毫釐有弗察同是察識端倪之旨自丁亥冬至己丑春答張何石范諸書大旨都是如此此是一大關通辨概以爲馳心空渺概以爲未是定論不亦胥失之乎

按年譜洪本有云朱子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後定此語恐非知朱子者朱子丁亥八月訪南軒己丑春與蔡季通論次間因疑復玩遺書遂透中和之旨與湖南諸公書昭然可考即南軒答書在壬辰前已信朱子所論中和的確無疑諸說例蒙印可一書亦可考不過二

三年間朱子晃透中和體用在我超越南軒之上何得

云幾十年而後定乎

朱子聖學考略卷一終

七世姪孫朱孫𦐄芬重校刊